

民國二年十月

滑稽小說

不可說

時事新報館發行

民國二年十月

滑稽小說

不可說

時事新報館發行

滑稽小說 不可說

(小白姓)

却說垃圾橋爛糊衙裏有一個老宅子。雖然是個七零八落的舊牆門，却也把白粉刷得牆壁雪白。把黑漆塗得門戶墨黑。遠遠的望去，也是煥然一新。可不能近觀。就要顯出骨子來。倒也用了。一個門公。那門公每日裏無事，坐在懶樓上打盹。外面的人跑了進去，他也沒有知道。你道這是什麼人家。原來他是這裏一家故家姓華。老主人名喚世貴。這華世貴不幸於前幾年故世了。他的後門首有一家鄰舍姓羅的。收他兒子小家中沒有人做主，就來佔據了。那華家子孫雖然式微，卻還有幾家窮親眷。幾次和羅家交涉，他們只是不理。那時窮親眷裏頭大家商量說：「華老頭子在日，我們大家無論怎麼樣都沾他些兒光。或者打他一個抽豐，他便送我們幾塊錢。年底下實在過不去，也得向他借那十塊八塊錢。自從被羅家佔據了，他翻轉面皮，便不認得人。這如何是好？我們便不爲他是個親眷，瞧着華老頭子分上，也不能袖手旁觀啊。」內中有位姓孫的人，孫二爺因爲他說話不大着落，人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吹牛孫。二爺這孫三爺把拳頭在空中伸了幾伸，說：「你們大家瞧着，早晚間教那姓羅的碰着我手裏，咱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大家聽了孫三爺的話，都吐着舌頭半晌伸不進去。但是這窮親眷中一班少年好事之徒，個個磨拳擦掌，自告奮勇，願拜孫三爺爲師。還有華家幾個流落在外面的子孫也來接濟，不想他那窮親眷中還有一位姓張的他，本是個老學究，但是讀書讀得默頭默腦，一個人在廬子裏也會說話。他今天一篇文章，明天一首詩，都說這華家絕好的田地，却被人沾去。」

了。咭們須得規復纔好。又見着羅家所用的奴僕說你們如何負心忘了。當時華老頭子的恩典他也不管人家聽着不聽着。只管吩咐個不已。人家因此也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張癡子。起初人家以為張癡子說的都是痴話。不放在心上。後來被他朝也絮聒。夜也絮聒。大家想想這癡子的痴話也有幾分道理。本來這些人窮得黃水直流。天天只想在鴨蛋裏尋骨頭。象牙篋上扳刺。如今有了這個機會。大家都鬧起來了。有幾個少年子弟。平素就好耍拳弄棍。聽得一言兩語。便氣憤不過。日在羅家門前拋磚丟石。高聲叫罵。這時那窮親眷裏頭就分出兩派來。一派是打派。一派是罵派。那打派裏頭自然是推孫三爺為首。他手下有黃胖蛇。黃勝。黑妖狐。胡澤民。矮脚虎。胡英之類。那罵派裏頭雖然有張癡子。但是算不得個首領。因為他是個老學究。出身罵起人來也是引經據典。估屈賢牙。未免大古奧了。又為他的脾氣不大好。喝飽了黃湯。便亂得罪人。因此沒有什麼心腹。當初罵派中還有兩人。一個是賁無常。吳文。他是個無錫人。從前唱小熱昏出身。一個是溜光漢。劉申。他是揚州人。他那渾家喚做九花娘。何真。真他們夫婦倆說因果彈絃子度日。他們這樣一天一天的鬧。那羅家豈有不聞不見之理。便吩咐他一班豪奴預備捉人。知道這些事都是孫三爺和張癡子一班人鬧出來的。便指名要捉他兩人。看官們你瞧這孫三爺身體何等敏捷。手足何等輕便。他單靠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抗木梢的事是向例不做的。得了這信息。早已一溜烟跑到別處去。却只在左近聲東擊西。亂那敵人的耳目。單有這個獸頭獸腦的張癡子。却被羅家生擒活捉過去。依着羅家的主意。早把張癡子活打死。幸虧鄰

會街坊代抱。不平纔把張痴子拘禁起來。究竟爲他是個讀書人，不好十分磨折，只罰他做個縫工。却說張痴子被捉的時候，乃是寒無常。吳文先得信，他也不給張痴子一個信，先自跑了。單留那溜光漢夫婦兩人流轉江湖，靠着兩片竹板，一面銅鑼彈唱度日。也幸虧那溜光漢的老婆略有三分姿色，因此一班少年都來湊趣。這一羣進那一羣出，都和溜光漢講交情，攀相好。大家都想親近這九花娘。看官們可知道這位九花娘，何真真。雖然是拉塊拉塊的揚州人，他却有男女平權的思想。旁人雖是歡迎他，男人見了他，却有些害怕。他的議論也極高妙。第一他不肯姓男人的姓，他只姓母家的姓。他母家的姓也不肯單姓父親的姓，還有母親的姓，就這一下子已經兩姓了。還有母親的母親的母親，他凡是知道的都寫上去。共有九姓，因此人稱九花娘。

却說羅家當時有個奴才喚做譚六兒。這譚六兒雖然是個小子，却是吹彈歌唱，無所不能，鬪雞走狗，無所不曉。有時節，搨搨古董，有時節，論論書畫。在羅家可算是個風流浪子。因此人家就呼他做浪子。譚六兒原來當時水滸傳上盧俊義家中有個浪子燕青，救了主人性命。此刻又是盧羅同音，所以比他一個浪子。燕青譚六兒聽了，也很得意。他在羅家奴厮叢中要算是一個漂亮人物，又好結納四方豪士，揮霍金錢。他道橫豎吾主人的財產也是強取豪奪來的，此等不甚愛惜的錢，樂得濫費浪用。自有老孫子晦氣，因爲這譚六兒肯用幾個大錢，一時那雞零狗碎的名士，折足爛腿的文人，東扭西捏的，時家前坑後廁的才子，都來趨附其門。譚六兒也一個個點綴點綴，這些人都撥臂放屁，把他樓上。

天去把個譚六兒樂得眼睛擠着縫兒張口呵呵大笑這個信息傳到九花娘何真真的耳朵裏那時節溜光漢正是窮得要命他的說因果生意也無人請教本是個露天生涯唱了半天場子上只坐了兩三位客官這如何撐持得下那張癡子雖然已經被羅家的鄉鄰做好做歹放了出來無如溜光漢和張癡子是鬧翻了的如今未便去投奔他并且張癡子又生就一副貧嘴寡舌最好奚落人見了溜光漢便是你老婆長你老婆短因此他們倆人但是如同水火而且恨入骨髓有一天溜光漢陪着他老婆去瞧春臺戲那戲台上正演一齣打花鼓那扮演鳳陽婆子的雖不及賈璉雲這樣風神胎蕩體態輕盈却也嬌俏玲瓏動人情意那裝扮他漢子的却又十分做作九花娘瞧了這戲感觸自己心中老大不高興想這鳳陽婆子的身世也和我一般俗語道得好巧妻常伴拙夫眠却是世界最不公平的事那時九花娘歸家茶也不進飯也不喫他丈夫和他說說話他也背轉身軀不理他要同他重上街坊仍理舊業他把柳眉一豎杏眼一睜說老娘再也不幹了溜光漢陪着小心說你不幹教我怎麼樣呢九花娘道你瞧瞧人家都望着高枝兒爬只你却這樣不長進老娘跟着你也不算一輩子的晦氣溜光漢道你別性急咱們和華老頭子家總算關着一點兒親戚如今他所有財產都被羅家估擄去了咱們只要大家努力些光復故物將來咱們便是華家的開國元勳那時我們名利雙收喫着不餓咧所以我勸你忍耐些兒可知好佛在後殿呢那九花娘子裏冷笑了幾道罷罷罷我可等不及了你有這福分兒也不至於到今日了老實說我瞧這羅家已經根深蒂固了你們儘管罵他他還是

這個樣子就是孫三爺也有幾個小弟兄。要想法動動他。反吃了虧。竟是任怎麼個兒。沒怎麼個兒。我勸你別癡心妄想了。倒不如收挫綸。綸處下。鈎纔是個正理。溜光漢道。你婦人家知道些什麼。當初羅家纔佔據的時候。大家都想得點兒好處。因此獻媚的獻媚。奉承的奉承。別說華家所用的一班奴隸。便是他許多親戚中也這麼想。可是到了今日。却人心大變。第一這華家的子孫也漸漸的長大起來了。第二那羅家的待他們親戚太覺苛刻。至於舊時奴僕。他本來只知道飽自己的私囊。管什麼主人是誰姓華的。做主人也好。姓羅的做主人也好。任憑華老頭子在日待他們好。他也不管。正所謂人有良心狗也不吃癩了。但是要光復却是這時候了。皓們就利用這一輩人。你要忍耐得這個時候。就好九花娘道。我恐未必便是真個把羅家驅逐出去。我想你們這一班窮親眷。惡奴隸也不是好東西。只怕華家子孫沒有得着一些兒好處。你們幾個就把他那家產瓜分了。依我說。老老實實不管他們這些事兒。憑他羊棚裏咬殺羊。狗棚裏咬殺狗。便了。前天那譚六兒到這裏來。他說風說水。咄咄唔唔的。也不曾道個明白。瞧這光景。大概要你去。我瞧這譚六兒舉止闊綽。手頭兒又鬆。人家求着他的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咧。只要他擡個手兒。皓們也殼幾年飯。難得他自己求教。你也算是禮賢下士。皓們再不可錯過這機會。咧。溜光漢道。譚老六正是皓們反對的人。他那裏精靈古怪。都出在他門下。我去投奔了他。不免被一班小弟兄們耻笑。九花娘道。你可又來了。識時務者爲俊傑。一箇人總要見風轉舵。纔是我瞧你們這輩人窮骨了心。幹得出什麼好事。嘴裏說要和華家報仇。雪恨。好像義。

憤填胸悵。不得一拳一脚。便打他出門。心中却在那裏籌畫。怎麼樣自己可以得些利益。怎麼樣借此可以敲一個大大的竹槓。前天他們聚議。有幾個窮小子說道。咱們光復了那華家的產業。也不想什麼。向他支一項款子。咱們使上學去。也不再在外面滾銅錢。丟磚頭。教人家瞧不起了。他果然肯讀書。倒也應該。我瞧只怕未必。他若肯讀書。早就念書了。何至於三日打魚兩日晒網。一個星期裏倒告了五天的假。這也算念書嗎。起初還來學中應個卯兒。到得後來便燒了甲。廩也找不着他了。再不然。今天調一個學堂。明天調一個學堂。自己沒有一些進益。倒在那裏挑三撥四。惹起風潮。虧他還說上學。臊也不臊。無非把華家的錢財哄騙了來。供他濫費。浪用。東家的學堂不好。換到西家的學堂裏去。別的本領都沒有。學成弔膀子。倒是一等大名功。東鄰西舍。惹草黏花。引誘良家婦女。不過學成了一個浮薄少年罷了。這種錢。你想冤不冤。比了用錢削水片。好得多。咧你說。譚六兒是你們的對頭。他也很敷衍你們。你們也受他們敷衍的。不少。前年他出門的時候。有個姓吳的。帶了炸彈。想去炸他。誰知反傷了自己。可見那譚老六是有福之人。溜光漢道。因為吃了這一個驚嚇。所以譚老六也處處防備着人呢。九花娘道。可不是嗎。此刻是他自己來請教我們。可不能再錯過這機會。溜光漢被他妻子逼得無法。只得來見譚六兒。譚六兒非常歡迎。說難得你老哥到此。真是睡夢中也想不到。登時便送了溜光漢五十塊錢。把個溜光漢喜得笑逐顏開。原來一個窮小子。平白地見了這的溜滾圓雪白光亮的銀圓。如何不開心。一面說。這如何使得。豈不是無功受祿了嗎。譚六兒道。不用客氣。將來仰仗你老兄。

的事正多着咧。這一天溜光漢捧了大包銀圓歡歡喜喜的歸家獻於老婆之前說道果然你的話不差。那譚老六正是個手頭闊綽的人。九花娘道今兒個你可相信我了。你若跟了他們一班窮鬼如何還有出頭之日。這五十塊錢我暫時收着。去年當的那皮襖兒可以贖出來了。我還要打一個金戒指買幾件家常穿的衣服。溜光漢道當得當得。這都是你想出來的主意。是你的功勞咧。九花娘道也不是我一定要裝飾以後我們譚老六家裏也要常常走動走動和他親近些兒。他們家裏人多口雜也有好幾房咧。我們婦人家出門也得光頭滑面清清楚楚沒的被他們背後指指搨搨。所以雖然這首飾衣服是我穿戴的也是裝你的威風呢。溜光漢道不差。不差。你這話不差。

從此以後那溜光漢夫婦常出入譚老六之門。有一天譚六兒使向九花娘說道你家男子聽說常和孫三爺等一班人來往他們行動詭祕常常要想驅逐我們羅家的人。你可知道有這事沒有。九花娘道如今受了你老人家的恩惠怎麼再可以和他们往來。譚六兒道這我也不怪他。如今我要請求你們一件事。要是他們沒有什麼舉動也就罷了。萬一他們有什麼舉動你們可給我一個信兒教我以防備着。我每個月就送他五十塊錢。想他也夠用了。譬如他自己不便可以再用兩個小夥計。這工錢也由我這裏開支。便了。九花娘道這都在我身上。他即使不肯還我。我呢當時九花娘回來就和溜光漢說了溜光漢道這如何使得。倘被他們知道還有性命嗎。九花娘道我自自調度。你且別管這事。好在譚老六那裏門客很多。你只躲在他家裏。別出來橫豎你不管就完了。溜光漢果然天天在譚老

大家中廝混。讓他老婆去遣神調將。原來九花娘有個娘家的表弟。喚做短命鬼。汪二那汪二時常和九花娘勾勾搭搭。鬼祟崇崇。已弄一頓一夕。好在他們是個親戚。有什麼嫌疑。溜光漢也只得眼開眼閉。裝做不知。那天九花娘招了短命鬼。汪二來和他商量。汪二道。這事容易得很。倘有什麼信息。都由兄弟去探訪。只要你男子常在。譚六兒那裏不回來。我們聚首的日子正多。咧。九花娘道。不過他們此刻也沒什麼舉動。譚老六以為我們有意不報告他。這倒是件難事。汪二道。我倒有個計較。在此只是手段不免辣些。九花娘道。你有計較。儘管說出來。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咱們該怎麼辦。便怎麼辦。汪二向着九花娘附耳說了幾句話。九花娘道。如此。我全權託你。便了你和我辦得好。我也自有好處給你。汪二笑道。只怕到了那時。便忘却我了。九花娘在他膀子上搥了一下。道。別多說了。那天汪二自去。一宿無話。明天汪二來。見張痴子。指東話西的講了一回。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紙包。觀張痴子在那裏寫字。乘其不備。便把紙包中似藥粉一般的東西。傾入茶杯之中。那張痴子一向是糊裏糊塗。他走路也不知東西南北。常常走到了別人家中。當做自己屋裏。却被人家驅逐出來。有一天。在自己家裏。忘跨了一個門檻。跌傷了臂膀。也病了好幾天。咧。如今他在那裏弄花樣。張痴子如何知道。一會兒汪二東搭搭西搭搭。便告辭去了。張痴子也由他的便。只不知這短命鬼汪二搭訕着。却來作其停了一會。張痴子家裏有個婢女。進來冲茶。那婢女最是貪懶。他見這杯子裏面有粉渣。在內便把茶壺內的茶一冲。又懶惰到窗外去傾棄。就擎起杯子來。向口中一呷。誰知不呷則已。一呷時。登時覺得眼睛前天

旋地轉屋子都在那裏盤旋。只用手指着杯子口中說不出話來。張痴子瞧了這個情形也不知道究竟爲着何事。只見那婢女用手指着茶杯。他瞧瞧茶杯中還有濃濃的半杯茶。原來這藥粉已融化在內。他那裏瞧得出。幸虧張痴子認得一位東洋醫生。疾忙遣人去喚了他來。那東洋醫生一進門便道：「這可不是中了毒了嗎？」張痴子道：「奇了！他只喝了這半杯茶便跌倒了。難道這茶裏面有毒嗎？」東洋醫生道：「茶是他自己提進來嗎？」或者那杯子裏有毒也未可知。你老先生我們是相信得過你的。不至於要毒殺一個婢女。但是你豈頭豈腦得罪人的地方多。保不住有人在那裏要暗算你呢。我且問你今天剛纔可有人來過？」張痴子道：「剛纔却是有一個姓汪的來過。他也沒有什麼事。東搭搭西搭搭便去了。那東洋醫生一面聽張痴子說話。一面便來診視。那婢女說道：『還好。中毒不深。不致於有性命之憂。』使用些解藥灌了進去。漸漸的手足都活動了。東洋醫生便命人扶了他去。好好兒靜養。隨後又向張痴子說道：『你剛纔說的姓汪的情可疑。這是個刑事案件。你不能不報警察。』張痴子道：『我和姓汪的却沒有冤仇。他如何平白無故的要誤害我呢？』醫生道：『這是你們的事。我如何知道呢？』說着那醫生帶了這半杯茶自己去試驗。說是警察要調查證據。我那裏可以呈出這一天張痴子也只得報了警察署。警察署中說：『既然如此。』那汪姓自然是個嫌疑犯了。吩咐先去提人。誰知短命鬼汪二消息靈通。他自從下了這藥粉在杯子裏。頭終日在他門前探信。後來見請了個東洋醫生進來。他就假意問信。裏面是什麼人害了病。咧那請醫生的回道：『是一個婢女受了毒。請醫生去解毒呢。』汪二一聽暗暗的叫聲。

阿呀。原來張痴子沒有害着倒害了他家。一個婢女這不是空費了許多心思嗎。轉念一想。這事不好。回來他們要想起了是我來過的。追究起來。不當穩。便他想到這裏。一扭身。舉步便奔。直奔到上海租界中去了。及至警察到他下處去提人。早已捉了個空。倒把他同居住的兩個花家兄弟。捕了去。問他口供。問了幾次。也問不出什麼來。這案子也就懈怠下去了。把花家兄弟也就放了。誰知因這一事。惱動了一個積世潑皮姓黃的人。稱醉金剛。黃金方。這醉金剛手下。却也有幾十個小弟兄。拳頭大臂膀粗橫行一方。人家都不敢正眼覷他。當時有位相面先生說他面帶桃花。煞是個好色之徒。這金剛可惜是醉的了。因此這醉金剛三字就出了名。那時醉金剛知道這事。不覺義憤填胸。便道。那姓汪的小子。他敢有三個頭六條腿。却在太歲頭上動土。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妄想討好羅家。欺誑們弟兄嗎。有朝一日。要是被我瞧見。可不要你的狗命。那時醉金剛喝飽了老酒。尋了汪二幾天。却尋不着。也是短命鬼汪二命該絕了。那一天忽然冤家狹路相逢。恰巧被醉金剛撞着了。那日醉金剛恰巧不知從那裏喫了花酒回來。正想去尋他的。所歡講話看官們。你道他所歡是誰。却是在上海大名鼎鼎也是一個金剛紅樓夢裏的有名人物。喚做林黛玉。這個金剛雖然是鎖骨菩薩。轉身持着個不壞之體。却見醉金剛拳頭大臂膀粗。因此倒也兩下傾心。且說這天醉金剛喫得醉醺醺地。兩只脚東歪西蹺。在那裏寫字。剛從四馬路穿小花園出來。行近大馬路小菜場近旁。只見有個人立在那里。口好似短命鬼。汪二模樣。可是俗語說得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汪二回轉頭來。一見是醉金剛。嚇了一大跳。想他

難道追趕我到這裏來嗎？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忘命的向前一奔。那醉金剛本來醉眼模糊，也還瞧不清楚。今見他一逃，自然確是短命鬼。汪二了因喝一聲：「姓汪的，你幹得好事啊！」咱們那裏不尋到你，你却躲在這裏。今日相逢，還有何說？那汪二也不回答，他只向前奔。醉金剛又喝道：「姓汪的，你別只管跑。我且問你：我們到底有什麼事負你？你要害死我們。」汪二也不回答。這時醉金剛大怒，便從衣袋取出一支蓮蓬子鐵葉小手槍，照準汪二後身礮的一槍，只見汪二把身子搖了兩搖，便跌倒在地，又站起來，直往警察署中去。到了警察署，只說得「黃金方」三個字，便閉不出口，倒在地上死了。醉金剛知道他投到警察署怕的，他說出姓名來。那時拔脚就奔，趁船還他的紹興去了。說也奇怪，那醉金剛和姓汪的宿世裏不知有什麼冤仇，後來爲着大家住客店也，和一個姓汪的吵鬧起來。那姓汪的却被醉金剛打了一頓。姓汪的告到當官，那醉金剛也就跑掉了。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九花娘聽得表弟短命鬼汪二被醉金剛打死，不免灑了幾點眼淚，知道是我害了他，從此死心塌地，依着譚老六過活。果然聽了譚老六之言，用了兩名夥計偵探他們窮親眷中的事情。

那時張痴子也和孫三爺不免有些意見起來了。張痴子說：「孫三爺這人浮而不實，單靠一張嘴說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問問他，到底有些實力沒有？」他却只是指東話西，沒有一點兒憑據。給人家瞧，又凡事都是湯罐裏煨鴨，單出一張嘴兒。人家去抗了木柁，他却站在雲端，瞧人家打架，因此一端張痴子很瞧不起他。那孫三爺也笑道：「張痴子這人，獸頭獸腦，一個書獃子，懂得什麼來？難道教他做一篇。」

文字就把羅家驅逐了嗎。這事可是要靠實力的。既然要靠實力，不能不請人幫忙。自然要靠這張嘴。東說，洋海西說，水只要於事實有益，便是用些權術扯個謊，也是應該的。英雄有欺人之談，都像你們這樣，買了磚頭不買瓦，還幹得出什麼大事呢？況且此刻要招聚許多人才，便是做一個法螺，先生也無傷於事呢。因此孫二爺和張瘋子兩人時有齟齬，這裏頭又分出兩黨來。一個喚做盟黨，一個喚做復黨。他們意見雖各殊，然而對於驅逐羅家的心，却歸一致。也是羅家的氣運將絕，所以外面的風潮一天大似一天。內容的腐敗一天勝似一天。本來他家有位老太，一切內外之事都由他掌管。這位老太以前是個第二房偏房，他生了一個兒子，害楊梅瘡死了媳婦，被他打了一個嘴巴，也一條繩吊死了。羅家自從他進了門，好似一把鐵掃帚，鬧得一個七頭八倒。馬仰人翻，他那正妻却是個懦弱人物，不到幾天，所有權柄都掌握在他手中。直待他死了，立刻就扶了正。原來這位老太自小在羅家當丫頭出身，所有羅家的事也仗着已有點兒小聰明，便爬上高枝來了。他故意的在主人面前獻嬌承媚，主人便寵幸了他。也是他肚皮爭氣，生了個娃娃，也算延了羅氏一脈。等老主人死了，他就專權起來，可是不免有些小老婆脾氣。第一件喜懽，掙私房。他無論什麼錢都死扣起來。雖然掙私房，是婦人家的通病，但是這位老太却格外利害。總管老伯伯交了帳，進來他東移西挪，都向他自己荷包中袋裏去。人家修河道的經費，由他經手。他便去修他的後園子。去這位老太能幹也實在能幹。潑辣也實在潑辣。人家要謀幹什麼事，都來走老太的門路。一時這羅家便開了幾處小門戶，說那羅老

太天生的脾氣。不但是貪得無厭。而且性情兇狠。人家說最毒婦人心。可是待到了世界一種老婆子。算得毒中之毒了。那羅老太自己兒子死了媳婦。也被他氣死了。便嗣了近房一個兒子。他想嗣了年紀大些的兒子。不能暢所欲言。爲有時反要被他的拘管起來。倒有些不妙。不如嗣一個年紀小的兒子。一切。都還是我掌管。橫豎他要大起來。也要好幾年。咧。那時好便好。不好時再換一個嗣子。有什麼要緊。因此他只嗣了個三歲小孩子。名喚載田的。留在身傍。做他一個小傀儡。從此他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又有一個最得意心腹家童。喚做李小蓮兒。有人說李小蓮兒和羅老太兩人有些兒鬼搭搭。這是人家閨闔之事。我且不表。再說那老婆子年紀雖老。風韻尙存。又自己善於修飾。終日打扮得粉白黛綠。和老妖狐一般。人家瞧他這般光景。也都來奉承他。一時太太長太太短。今天聽戲。明天遊園。撮哄着這位老婆子開心作樂。他們便在那裏弄神搗鬼。只要老婆子歡喜。誰也不把那小主子放在心上。外面什麼古董鋪。啊。金珠首飾店。啊。估衣肆。啊。都開了許多小道兒。把好东西往裏面送。他們說只要老太太開心。怎麼事兒做不到。所以田地房屋。却被鄰家串通了。自己家裏的惡僕典的典。賣的賣。押送的送。差不多各處都有了主顧了。實在沒有法子。向放印子錢的老西去借債。光陰迅疾。日月跳丸。那羅載田也漸漸長大起來了。瞧着他嗣母所作所爲。心中却大大不以爲然。但是也沒有法子。因爲家中一切事情。都在他嗣母手中。死也不肯放鬆。他在母親面前也萬不敢時一個字兒。要是你敢說什麼。老太婆兩眼一睜。早嚇得他屁滾尿流。且說羅家當時請了一位西席先生。姓龔。喚做龔雲甫。

排行第六。大家都喚做龔六先生。這龔六先生單教那羅載田一人。有一天載田到學堂裏念書。却哭起來了。龔六先生問他做什麼。你要的是爲書背不出。慢慢兒的熟讀。幾遍就背得出了。何苦急得要哭出來。載田搖頭說不是。龔六先生道不是這個。却是爲着什麼呢。那載田只是不肯說。龔六先生左猜也不是。右猜也不是。到後來便道我知道了。別是今天又被母親挨責了不成。載田聽得這話。益發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噎得回不過氣兒來。龔六先生道論理呢。小孩子不好打。幾下也是應該的。但是兒子大了。究竟他也沒有大差處。而且是羅姓一家之主。何苦如此的凌辱他呢。便攙着羅載田的手。問他打在那裏。羅載田用手護着腮兒。龔六先生道打在臉兒上。嗎拉去。他護着腮兒的手。只見口角邊還有血跡。龔六先生教他張開嘴來。一瞧。却見打去了一個牙齒。龔六先生見了。不覺歎一口氣道。哥兒你要是不嗣。到這裏來也罷了。恐怕在你這位老太太手裏。一輩子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咧。那時龔六先生又問他究竟爲着何事。又被你母親痛打。載田道也爲着李小蓮兒。這小狗頭。他專在外面仗勢欺人。人家買囑了他什麼事。做不到。又引了許多狐羣狗黨進來。他拍上了老太太。那裏有咱們在眼睛裏。又時常調三唆四。搬弄是非。前天又不知向老太太說了什麼話。今天便叫上去罵了一頓。我知道是李小蓮兒調唆的。只說得一聲。那李小蓮兒是個奴才。老太太不可全信。他的話就喫了一個巴掌。老太太就說我的人總是不好的。你想想你處這個地位是誰的力量。如今羽毛豐滿。你想高飛遠舉了。現在我這裏的人都是你眼中之釘。你見了。討厭得很。明天你不妨攆我出去。我帶了李小

蓮兒也能過活。讓你一個人稱心適意。好不好呢？先生你想。老太太如此說法。教我如何當得起呢？壘六先生嘆了口氣。道：本來你們家中的事情也鬧得太不像樣子了。我也算羅家一個老人。本該也想和老太太說說。哥兒年紀也漸次長大了。待討了一房媳婦。後老太太也覺得太辛苦。應該休息休息了。樂得聽聽戲。散散心。享那老來之福。何苦的還操這個心呢？只是我一個人說這話。却有些不便。須得約齊這裏幾位老朋友。大家一齊上前去說。纔有功效。哥兒你如今且忍耐幾個月。將來還仗着你支持這一家人。家明天找個牙醫。先把牙齒鑲好。這倒要緊咧。

壘六先生那天從羅家出來。不覺咳嗽。軟氣悶悶。不樂。他有位得意門生。姓文的。喚做文必定。這文必定自以爲才子。最喜歡吟詩作賦。瀟灑風流。他聽得雙珠鳳彈詞中。有一位洛陽才子。又必正與霍定金兩人私下傳情。他發起癢來了。取名文必定。也是崇拜古人之意。他還和一個羅家的僕人名喚梁海的老婆勾搭上了。自以爲才子佳人在那裏扭捏。暫且不題。單說文必定那天來見壘六先生。瞧他愁眉不展。拈着幾根白鬚。只是出神。文必定道：老師今天爲着何事？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壘六先生便把戰田被打之事說了一遍。又道：我總算他家一個老人了。世代喫着羅家的飯。瞧他這個光景。怕的羅家氣數將盡了。文必定道：不差。門生有個女學生。聽說要和戰田結婚。又怕他們的勢力不能不允。他又害怕這老婆子利害。正在爲難的當兒。近來又聽得他們家裏鬧得不成樣子了。壘六先生道：可不是嗎？總之這羅家斷送在那婦人之手的了。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我纔知道一個人到了怨毒之